

拔根儿

50后的童年记忆

李曼◎著



世界
·
出版



拔根儿

——50后的童年记忆

李 曼◎著



世界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拔根儿：50后的童年记忆 / 李曼著. —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14. 12

ISBN 978-7-5012-4782-0

I. ①拔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3753号

书 名

拔根儿——50后的童年记忆

Bagener — 50hou de Tongnian Ji yi

作 者

李 曼

责任编辑

贾如梅

责任校对

马莉娜

责任出版

赵 玥

出版发行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

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(100010)

网 址

www.wap1934.com

经 销

新华书店

排 版

科鑫苑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印 刷

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印张

880 × 1230毫米 1/32 7¼印张

字 数

154千字

版次印次

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标准书号

ISBN 978-7-5012-4782-0

定 价

2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 言

“拔根儿”是笔者儿时喜欢的一种游戏。已经走进夕晖的“50后”们，他们的童年镌刻在上世纪60年代，那是一段纯真宁和与动乱噩梦交织的岁月。

如今，在北京这个富丽炫彩的大都市里，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让50后们更加珍视儿时友谊，聚会成为一大乐事。笔者和几个发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，当两鬓飞霜再相聚时，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便成为最惬意的话题。这让笔者有了一种将这些记忆写作下来的冲动。

此外，本书的写作也为钩沉起消逝的“大院文化”。解放初期，由于政府工作人员陡增，京城郊外建起了多个宿舍大院，它们有别于胡同四合院，有着特殊的文化氛围。上世纪80年代末住房政策改革，人们不再靠单位分房，而是购买商品住房和租房住，机关家属大院连同其邻里文化也随之淡出，沉淀为一段历史。

本书通过孩子的眼记叙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友情、爱情和师生之情：《小黑叔叔》中被压抑而优美的爱情；《美丽的“无缝

钢管”》中大院小霸王对女友的一往情深;《独身班主任》中境遇不佳、却一直默默照顾班主任的男同学……一个个小故事直陈那个时代的是非善恶,显示出50后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无论岁月更迭风云变幻,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童年生活,每个人都有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。当我们把它小心地挖出来,拂去历史尘埃,就成了珍贵的收藏品——无法用金钱衡量,却温暖和快乐着我们的心。

李 曼

2014年11月于北京

目 录

小黑叔叔	1
“粮票好像对我笑”	23
拔根儿	43
美丽的“无缝钢管”	64
玻璃坑的秘密	77
好友青青	94
邻家女孩儿	110
刁蛮公主	125
红颜烈女	139
糖葫芦的故事	158
拍花子	170
独身班主任	184
抓特务	198
嫌疑犯	212
大堂姐	223

小黑叔叔

我8岁那年，同单元房的芳邻终于搬走了。最该松口气的是我老爸，因为老妈是火爆脾气，经常因为鸡毛蒜皮和邻居发生龃龉；大家都在同一单位上班，微妙的关系实在难以拿捏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北京的城市住房异常紧张，在我们机关家属大院，楼房里的一套单元房要住上两家甚至三家人。我家住在三室加一条狭窄过道的单元房里，占了南北通透的两间套房，另一间朝北的房子是别人家，一般都是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，等有了小孩儿他们就搬出去改善住大房。那时候分房政策很特别，如果你家有一儿一女就可以分到三室，如果是“同一品种”——都是女儿或者儿子，就只能分到两室。像我两姐妹这样的家庭只能和别人合住。老妈偶尔也抱怨几句，说如果



妹妹是男孩子，我家就可以独占一个单元了。

搬走的邻居男的姓洪，和我家关系素来不睦。两口子都是那种眼睛朝天走路的高傲人，一般人不入法眼。他俩是学外语的，学的是一种叫什么柏柏语很生僻的语种，非洲人使用的，如果只呆在中国一辈子也用不上几次。学小语种其实也有风险，国家之间如果不和，你就要在冷宫里无休止地翘首等待，像王昭君一样，非要等到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娶才有出头之日。

忽一日，匈奴人真的来娶了——据说某个国家领导人要去阿尔及利亚访问，急需柏柏语翻译，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洪姓邻居。单位领导当宝贝似地捧着，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改善住房就成了头等大事。可单位有言在先，新婚夫妇要等到了小孩才能调换房子，他俩尽管十二分的努力，却始终没见动静。

于是，两口子找了许多必须换房的理由，其一是我外婆总把泡菜坛子放在走道上，怪味熏天让他们无法看书学习。外婆是四川人，喜欢用圆白菜、胡萝卜、莴笋等蔬菜做泡菜吃。过道里放着一个古铜色大肚子小口儿的土陶坛子，里面放些凉透了的白开水，倒进白酒和盐、糖、花椒之类，再将蔬菜放进去，用一个碗倒扣在坛口，沿口还放些水用于密封。一两天后拿出来吃，酸酸的，爽爽的，很有味道，但那味道充溢着过道，让芳邻很不爽。

此外，外婆做饭时喜欢用花椒和辣椒炆锅，“刺拉”一声，

锅里冒出白烟和一阵浓烈的椒香，我从小就喜欢这味道，却让来自江浙的邻居不堪忍受。他们向领导倒苦水，领导便找我父亲谈话。父亲回来传达给老妈，老妈立刻跳起脚大声发泄不满，吓得老爸连忙关上房门，生怕给邻居火上浇油。在老爸的一再规劝下，我家的泡菜坛子被搬进屋里，炒菜不再用花椒和辣椒炆锅。可洪姓邻居还是不满，又抱怨我两岁的妹妹爱哭闹，搞得他们晚上难以入眠。我母亲当过兵，泼辣而且厉害，性起时有点儿梁山泊好汉不怕天王老子的劲头，于是，邻里爆发了战争。吵架声几乎把全楼的人都惊动了。之后，洪姓邻居便顺理成章地搬家了。

邻居搬走后，我们全家都感觉很爽。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，免不了磕磕碰碰的。早上起来上厕所总有争夺无名高地的感觉，似乎谁抢到了谁就占领了制高点。那时因为周围多数人都是这样合住的，因此我从来不安想自家人能独住在有一套单元房里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听说很快又要有新邻居来了。为了避免战争，老爸提前打听到新邻居是个从印尼回来的归国华侨，四十多岁，脾气秉性都有良好口碑。

一天，我正独自在家享受着一人占有三间屋子的快乐，忽然听见敲门声。开门时，外面光线强烈，只在朦胧中看出是一男一女，看上去，女的年龄更大些。

“小朋友，我们是来看房的，要和你家做邻居了。”那个阿姨笑着对我说，很亲切的样子。



等我将他们让进来，走过光线很暗的过道进入那间已经被腾空的北房时，才看清他们的模样。说真的，我还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人儿。那阿姨看上去25岁左右，皮肤白皙，眉目清秀，洁白如玉的额头上覆盖着卷曲的刘海。她眼里含笑，是那种孩童般毫无城府纯真的笑。最吸引我的是她的装束，时尚而不张扬：臂肘上挂着紫色外套，上身穿着一件玫瑰灰的细绒线毛衣，是用那种叫开司米的毛线织成的；下身是灰色长裤，黑色高跟皮鞋，穿戴合体而且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曲线美。那年月生活还算富足，“文革”还未爆发，女人们可以穿着高跟鞋、梳着烫发在街上大大方方地走路，不过像这样精致的打扮很少见。

“我姓江，你就叫我江阿姨吧，他呢，就叫他小黑叔叔吧。”

小黑叔叔看上去更年轻，中等个，皮肤略黑，生得英武俊朗，眼神宁静却沉淀着温情，让人赏心悦目。他穿着深蓝色的外套，领口敞开，可以看见里面洁白挺括的衬衫。走过过道时他友好地冲我点点头，轻轻笑了一下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在昏暗中闪着珍珠一样的莹光。他走过时，我闻到隐隐的香皂味，风一样飘过去，那种洁净宁和的气质真讨人喜欢。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印尼华侨？老爸说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看来情报有误。

他们走进那间只有12平米的北房，看看四面的墙壁，又走到窗口向下望望。

“这里可以放床。”小黑叔叔用手丈量着墙角和门之间的距离。

江阿姨点点头，指着另一个角落：“五屉柜放在这里好啦。”

大门开了，老妈抱着妹妹和外婆一起进来了，外婆手里还提着一网兜蔬菜。妈妈放下孩子走进北房：“是新来的邻居吧？”

江阿姨赶紧和老妈打招呼，小黑叔叔看见妹妹，眼睛一亮，走过来弯下腰温和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京京。”

“几岁了？”

妹妹伸出三个手指头：“两岁半了。”

趁江阿姨和妈妈寒暄的时候，小黑叔叔抱起妹妹逗她玩，看样子他很喜欢孩子。

最后，江阿姨转身说：“黑子，咱们走了。回去还有好多事情做呢。”

小黑叔叔轻轻地亲了亲妹妹的小红脸蛋儿，不舍地把她放下。

经过过道时，江阿姨脚下绊了一下，小黑叔叔赶紧伸手扶住她。原来，洪姓邻居搬走后，外婆便肆无忌惮地在楼道里摆起坛子大阵：一坛泡菜，一坛江米酒，还有一坛是辣白菜豆腐。如此这般，过道里的味道可想而知。

妈妈在新邻居面前居然有些歉疚地说：“是我家的泡菜坛子，等你们搬进来，我们马上放进屋里去。”

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江阿姨说：“佳佳妈，过道这么黑，怎么不开灯呢？”

“嗨，前一家邻居不愿意掏电费，说他们从来不在过道上放东西，不用电。我们也不愿意自己一家买灯泡掏电费，就这样一直黑着。”

“灯泡我们来买，”江阿姨赶紧说：“电费你们说怎么算就怎么算。”

老妈脸上绽开笑容：“看你们也是爽快人，这些咱们都好说。”

等他们走后，妈妈对我说：“这两口子人不错，咱们总算遇到好人了。”

掌灯时分，全家人坐在一张小圆木头桌子旁吃晚饭。爸爸问妈妈新邻居是机关里哪个部门的，做什么工作？问得妈妈一时语塞。老妈有时候脑子不够数，遇到陌生人先东拉西扯说一大堆没用的，譬如你这件毛衣在哪里买的，鞋子是不是牛皮之类，人家姓甚名谁在哪里工作等关键问题一概不知。她只好说那个江阿姨看上去像演员，因为只有演员才把刘海浅浅地卷起来。我听了立刻加快吃饭速度，为了早一点儿去告诉青青、毛毛等一干朋友，我家来了个当演员的新邻居。更重要的是，来了一个英俊而和气的黑叔叔，还是归国华侨。毛毛她们知道了，一定会羡慕的。

一碗炸酱面还没吃完，大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应声从厨房里跑出来的老妈立即过去打开门。

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昏暗的光影里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：“你好啊！我是你家新来的邻居。”

妈妈一愣，说：“上午有人来看过。”

来说：“我知道。我白天太忙，只好这时候过来看看。打扰了。”

爸爸赶紧把来人让到家里。他看上去有40岁了，个不高，皮肤黝黑，一双眼睛布满鱼尾纹，很友善也很有沧桑感。眼下老爸老妈肯定都和我一个想法，认为是机关行政处的人搞错了，一间房子分给了两户人家。他看出我们的疑惑，赶紧说自己姓文，白天来的江阿姨就是自己的妻子，我们全家都大为错愕，他们的年龄很悬殊啊。

爸爸和文叔叔没说上几句，忽然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说以前在机关里怎么没见过你，你是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吧。”

“是的。我原来是那边的华侨，一直在咱们机关的分支机构工作，前一段那边搞反华、排华，分支机构也遭到冲击，总部就把我们这些人调回了。”

原来他就是那个印尼华侨，我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，那年月人们对归国华侨都怀有几分敬意，毕竟他们是心向祖国啊。

不过看他的岁数不应该是新结婚的，难道他在印尼时一直都是单身？难道他非要等到回国才娶妻生子？

那么，小黑叔叔是谁呢？也许是他们的亲戚，或者是同事。也许就是普通朋友，因为文叔叔工作忙，就暂时陪着江阿



姨来看房子，以后就和这套房子再也没关系了。我觉得有些失落，顿时没了向朋友们显摆的兴致。

没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小黑叔叔和我们，和我们这套房子纠缠在一起，演绎了让我难忘的故事。

没几天新邻居就搬完家，他们的家具很简单，一张双人床，一个木色五屉柜，最独特的是还有一个浅色欧式梳妆台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。此外，12平米的房间再也放不下什么了。收拾停当后文叔叔一定要请我们全家大小吃晚饭。小黑叔叔也来了，一声不吭地帮他家擦窗户玻璃。文叔叔和江阿姨在厨房里忙活。他们把一勺搅拌好的生鸡蛋摊一些在平锅里，放上调好味道的肉馅，像包饺子一样封上口，做成了一个个金黄色的蛋饺，再撒上粗颗粒的黑胡椒粉。那时候猪肉9毛钱一斤，我家一星期才吃两毛钱的肉，这样的菜肴真够奢侈的。

晚宴在我家举办——这是必须的，文叔叔那间12平米的房子连桌子都放不下。妈妈拉开折叠桌，放在我和外婆睡觉的两张单人床中间，又摆好几张凳子。一大盘蛋饺端上桌，还有一大盆红色的罗宋汤，里面除了西红柿和洋葱，还放了些细碎的牛肉丁，香气扑鼻；记得还有蔬菜沙拉之类的菜肴，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洋玩艺儿，也算是开了洋荤吧。

吃完饭，大家围在一起说笑。言谈中我才知道江阿姨和小黑叔叔同在河北一个文工团工作，阿姨是舞蹈演员，小黑叔叔是吹笛手。文叔叔骄傲地说：“他们都是团里的骨干，我家小江是跳领舞的，黑子是团里的独奏演员，吹得可好了。”

我抬头看着小黑叔叔，见他腼腆地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妈妈说：“那就给我们表演一个吧。”

我赶紧跟着起哄，外婆也抱着妹妹坐到一边。爸爸把活动桌子收起来，腾出一小块地方。江阿姨大大方方地走到屋子的另一边，拽了拽衣角，低声和小黑叔叔商量了几句。小黑叔叔点点头，起身从草绿色书包里拿出一支黑亮的系着红色流苏的笛子，用修长的手指捏着笛子凑在唇边吹起来。

清脆柔美的笛声振翅飞起，如银铃过耳，似乳燕和鸣。忘记吹的是什么曲子了，笛声在耳，我只觉得恍如在春天的清晨走进一片青翠竹林，摇曳的竹枝在阳光里微微颤抖；叶露在晨光中如珍珠般轻轻滚动；山石上清凉甘美的泉水奔涌跳荡，一直流进人们干涸的心田。后来每当我听到《翠笛春晓》旋律时，总疑心就是当时他吹的那支曲子。

江阿姨随着笛声翩翩起舞，像月里的嫦娥，舞蹈是自选动作、临时编排的，却如行云流水般挥洒自如。我看见文叔叔坐在旧凳子上，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妻子，眼里充满着难以名状的深情。

在大家鼓掌赞扬的当间，我拽拽小黑叔叔的衣角：“小黑叔叔，教我吹笛子吧。”

他眼里充满着笑的光辉：“真的，你想学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好哇，我就收你做徒弟。”



老妈插嘴说：“小黑，别听佳佳的，她想起一出是一出，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。”

小黑笑笑：“没关系，学就比不学强。”

那一晚我们都很快乐，而且这快乐一直延续下去，让我家和新邻居亲密得像一家人。冬天的傍晚，大家经常围在桌旁一起吃饭，谈论着各种新鲜事，在没有电视缺少书籍的年代，一个好邻居可以给生活增加无限乐趣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老爸老妈每天忙着开会搞运动，回来很晚。感谢上帝，他们和文叔叔参加了同一个革命组织——革命联合会，让两家的友好关系延续下来。文叔叔夫妇俩很好客，一俟家里有客人来都要请我们家一起吃饭，也由于他那12平米的小房子实在转不开身。他家来得最勤的客人就是小黑叔叔，有时候我几乎把他看成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。

老妈有个好友，是楼上娜娜的胖妈，每天吃完晚饭刷锅洗碗完毕，两个中年妇女就开始楼上楼下地相互“流窜”。她们通常带着正在编织的毛活儿，坐在里屋的床上，用手勾着毛线一边快速地穿插着毛衣针一边享受着聊大天的乐趣。有时候发生了新鲜事，老妈连碗都不刷就飞快地跑到楼上去“新闻速递”。在没有电视、电脑的年月，许多女人们就是这样打发时光。她俩在里屋聊天时总爱把门关上，好像说的是天大的军事秘密。越是这样，我越喜欢在门边溜达，有时候故意把门碰开一条缝，偷听她们的谈话。

有一次，听见他们在谈论我家新邻居。娜娜妈说：“佳佳

妈，你说难道老文以前没结过婚？”

“结过婚，听说是印尼当地的一个千金小姐，他要回国，那小姐不愿意跟着回来，就只好离婚了。”老妈说。

“是这样啊，难怪，看着他和小江岁数差那么多。他俩怎么认识的？又不在一个单位？”

“不清楚，对了，好像老文跟小江的大哥是老朋友。”

“哦。那个黑子呢？我总看见他来，人长得真不错，不知道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是小江的同事，我估计……”老妈神秘秘地把嗓子压低，后面的话实在听不清。

这些情报转眼就成了我和伙伴们聊天的谈资，因为像毛毛之类的对八卦新闻特感兴趣。大家使劲儿猜测我老妈压低嗓子说的那些话，最终也没猜出个所以然。后来她们听说我想学吹笛子，都跟着起哄。

“我也要学。”

“跟小黑叔叔说说，让他来教我们吧。”

我傲慢地说：“那要看人家有没有时间了。”

我那学笛子的热情不幸被老妈言中，果然只持续了一半天——当然比三分钟长些，就再没对小黑叔叔提起过。

一个星期天，江阿姨文工团里的领导来做客，小黑叔叔也来了。照例是两家人合在一起吃午饭。江阿姨和我老妈、外婆在楼上忙着做饭，我在楼下忙着和青青、毛毛们玩丢沙包跳房子。不一会儿，小黑叔叔抱着我妹妹下楼来了，站在一边